

# 編者的話

本期的文章實在有點難安排，原因是幾位學者的位置不好兼顧。數月之前，山東師範大學的趙衛東教授給《弘道》寄來了一篇採訪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鑒先生的稿件；考慮到牟鍾鑒先生在學界的崇高地位，我們曾答應作者將此稿用於「特稿」欄目。後來，從澳洲回國的著名學者陳耀庭先生又寄來了一組有關全真道詩歌研究的文章，並在給本刊主編的來信中說，他寫這組文章的目的是想探索道教文學的研究方法；考慮到「研究方法」之革新對於道教研究的意義，我們也曾想將陳耀庭先生的文章安排在「特稿」欄目，以圖引起學界更多的重視。然而「特稿」似以一篇為宜，這真使本刊主編感到為難。湊巧的是，時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問的年輕學者韓吉紹教授給我們寄來了一篇有關韓愈服硫磺之「新解」的文章，文章的觀點及寫作方法頗多新意。於是，我們便用韓文及本刊主編有關近現代四川全真道的文章，與陳耀庭先生的大作一起組成了本期的「道教論壇」。

組成本期「道教論壇」的三篇文章，意在倡揚一種不同於中國傳統學界有關道教研究的新方法或新風氣。我們雖不敢說這三篇文章一定都具有非常高的學術水平，但其風格與中國學界傳統文章之不同卻是明顯的。簡單地說，這種不同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大題小做」與「小題大做」的不同；二是推崇「第一手材料」與重視「第二手材料」的不同；三是「用事實說話」與「有事實而不說話」的不同；四是關於學術與宗教關係之認識的不同。第一個方面，從字義上已可體會出，第四個方面，我們在前幾期已談過，故不在此多說。至於第二、第三兩個方面，實際上說的是原始資料與已有成果（研究的「起點」）、羅列材料與分析詮釋（研究的「深度」）的問題。我們時常見到國內的很多冠以「道教××學」、「道教××思想」的書籍或文章，或無視別人的成果而號稱「填補空白」，或只知連綴道經文字而沒有自己的真切認識，或僅將道教視為某種「思想」、「哲學」等而不知其為宗教信仰，實在令人頗感遺憾！這些問題，實際上也是本刊主編在學校中每個學期的第一堂課為學生們講授的內容。見解正確與否，尚待大家評論。現借本期「道教論壇」的安排，以及陳耀庭先生關於「科學研究的突破關鍵在於研究方法的突破」之呼籲，再次將其提出，歡迎大家參與討論。

當然，我們並不是絕對地喜「新」厭「舊」，也不是一味地反對「大題小做」，更不是單純地排斥「羅列材料」，如本期安排的胡孚琛先生的〈丹道形、氣、神之修煉要義〉一文，即為「大題小做」之精彩文章，而蕭登福先生的〈東晉上清派經師之傳承神系〉長文，則顯示了「羅列材料」在道教研究中的必要性。我們想強調的是，道教研究需要發展和進步，需要有多種方法、多種知識、多種形式、多種角度……總之，「多元」和「發展」乃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

說到「多元」，有必要提一下近期在湖北武當山召開的第五屆「國際道教學術研討會」，這次研討會共有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320餘位學者參加，表明道教研究並非少數幾國學者的事。湖北省「武當文化研究會」的羅耀松教授專為本刊撰寫了一篇會議綜述，讀之而可知當時的盛況。此外，「圖書評介」欄目中的文章，也彰顯了本刊重視「第二手材料」（已有「成果」或研究「起點」）的理念，頗值一讀。